

第





第一本

目錄

卷一至卷二

表

講章

奏疏

第二本

卷三至卷四

奏疏

序

第三本

卷五

序

第四本

卷六至卷七

記

雜著

第五本

卷八至卷九

誌銘

墓碑

第六本

卷十

詩

後序





商文毅公文集序



當景泰易儲之議興商文毅公甫以  
史館修撰入內閣輔機政次第六輒  
毅然倡大義吐昌詞深明其不可率  
雖見格然風槩凜凜為四海所歸

英廟復正大位首召對許以忠義有意大  
用之以嘗忤石亨輩見誣毀遂被廢  
者八年





憲皇嗣統即家起公仍入輔政歷尚書學  
士晉少保自參密勿熙泰符忠結  
人主之知而以身任天下重業光叙三辰  
陶冶萬彙裒然一代名臣矣比公引  
疾得

請歸卧淳安山中士大夫既仰其弼亮  
之功猶惜未盡公深醅之學迄于今  
百五十年去公甚久而學士慕公殘

膏賸馥以為鸞龍之輝吉光之羽可  
聞不可易見蓋希世一人也而公寔  
闇然不自耀生平所有述作一切刊  
削藁草不甚傳又游經兵燹亡者十  
九僅存遺文若干卷蓋子孫蒐故牘  
笥中得之而邑侯鄭君刻之以不朽  
公者歲月浸久板亦就敝楚劉侯宰  
淳邑政教具舉猶懼文獻之漸湮慨



然孱工校繕重鋟之木屬不佞為之  
序不佞因得率縈三復於公諸䟽草  
而益歎成化初政之美也我明

列聖相承道化亦既熙洽矣至

憲皇時而鴻昌茂明不翅登三皇而咸五  
帝也乃今指數所繇稱輔弼賢佐經  
邦締國遠猷辰告動稱

祖訓以防

人主之欲引正闕失令

宮府肅穆海宇晏謐者文毅之力居多  
若早定

國本開弘治十有八年至治公首啓之  
社稷寔式靈焉公歸而劉萬諸公繼之政  
亦少渝不敢望公後塵乃中外更群  
然思公然後知公為社稷臣也公於  
他詩文冲然於中而不甚為藻泊然



於思而不甚為劇典雅有則若清廟  
之瑟朱絃䟽越一唱而三歎有餘音  
足以鳴

國家之盛矣公繇省元上春官遂大魁  
天下

公車對策第一人海內所欣豔之以此  
顧此乃文士竒遇耳非

國家所重也宋時以三元稱者無慮數

人獨王沂公文章政術為真仁兩朝  
名宰相公敷歷三朝精誠貫日月而  
事業表於旂常瓌竒卓絕國史紀為  
邦家光後先與沂公相輝映以為不  
愧科名然公寔重科名也假令公僅  
以三元稱餘無所表見於世身滅名  
亦泯矣顧足重耶是故論文毅之不  
朽在



社稷不在文章是知文毅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奉

勅提督軍務巡撫福建等處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前奉

勅提督湖廣學政副使禮部郎中錢塘金

學曾撰

商文毅公文集序

讀書齋

商文毅公文集序

五

蓋英譖之應一代興也勛業文章朋  
與馳佞聲於寓博芳躅迺可振今懿  
楷足於表後稱不朽焉隍或素迪姪  
鏤而支樹者甚恢偉縱詞章琳戛徒  
恣恣齟哦間彼其人何如故草玄之  
作奚必識於侯葩而賓王帝京一篇  
介甫閱辭數種匪不炫炫編軸緣之



本實先撥則埒華者弗道也

國朝商文毅公起於越之淳安宣德中以  
英怀冠浙錄正統乙丑年試南宮大  
對

彤庭皆首唱焉三捷魁名絕邁於二百年  
餘海內傾譚歷今猶振耳頰憶

經筵啓沃之隆及

憲皇廟謨之重相業莠眈按之求志達道

果符聖察乃其行垣發之唾餘悉皆

雅憚真藻載炳石渠者豈徒虛擷粉

績侈頌方廣家將萬世所軌藉也元

自家食時喜讀公篇章憾未竟其全

既膺

畿甸良鄉之令以兕邦靖薦於楚得入成

均與

公之孝庶孫之藝同文筵稱莫逆交迨



繼領淳安牧始獲拜

公像閱其全集率皆致君澤民之學標  
見于說講表疏間言言盡楷佶弗譎  
偉猷孺論大有解於世治它若詞章  
之富佻安平揮直抒真趣毫不假之  
鉛蒼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其勛  
業文章大並炳著者真不朽面也夫  
啓蘊而志概按葉而景行當牧者得  
無意哉矧淳庠倂儔魏出材品日粟  
重梓是集以為士君子倡則匠古乃  
廢今之資經程固媿先之架讀其文  
未必無所興之者以故壽之鑄

峕

萬曆壬寅歲仲冬月吉旦知淳安縣事  
漢陽劉體元頓首拜書





商文毅公集目錄

卷一

表一首

講章七首

卷二

奏疏九首

卷三

奏疏九首

卷四

序一十五首





文毅公集 卷之二十一  
卷五

序二十四首

卷六

記一十七首

卷七

雜著一十二首

卷八

墓誌一十首

卷九

墓碑六首

卷十詩

五言古風六首

五言律詩三首

五言排律三首

七言古風二十六首

七言律詩七十五首

七言絕句二十二首

文毅公集目錄終



商文毅公集卷之一

後學漢陽劉體元編輯



浦城徐一成校正

庠生

汪士慧  
周宗文

六世孫商之之相同校

表

進續宋元資治通鑑綱目表

茲者奉

勅以宋元二史編資治通鑑綱目今已成書謹用繕

寫裝演進



文獻公集 卷之一  
呈臣輅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經以載道  
闡萬世之文明史以輔經昭累朝之鑒戒東魯  
大聖刪述於前考亭大儒祖述於後此春秋爲  
經中之史而綱目寔史中之經嗣是以來諸家  
並作著宋史者訖無定論撰元書者罔有折衷  
或雜於遼金而昧正統之歸或成於草率而失  
繁簡之制或善善惡惡之靡實或是是非非之  
弗公况其前後牴牾予奪乖張衆說紛紜卒未  
有能會於一者是誠有待於  
今日也

天啓

皇明誕膺

景運我

成祖文皇帝崇儒重道稽古右文旣表章乎經書獨  
未遑於史鑑恭惟

皇帝陛下

睿知聰明

聖神文武

重華協

帝於昭丕顯之誠



五福錫民建用惟皇之極咨詢治道

日御經筵謂經史垂訓雖殊道並行而不悖綱目  
傳舊而作詞愈約而益精爰因書法同異之疑  
嘗有儒臣校讐之

命鈹之文梓

賜諸廷臣

嘉惠及於萬年

文命敷於四海乃者載發

九重之詔俾續二代之編跡宋元之盛衰法儒先  
之袞鉞大開兩局筆札給自

尚方務備一家史官公於遴選搜羅剔抉存其信  
而傳其疑論討研磨詳其大而畧其細惟趙宋  
自建隆之創業積而為慶曆之昇平迨熙豐之  
紛更馴以致靖康之禍亂比偏安於江左竟訖  
錄於海南其中命令之施紀綱之布國體安危  
之係民生休戚之關大書特書咸據往牒正例  
變例悉本成規彼契丹出自鮮卑女直起於渤  
海皆以桀黠之虜割據於隣壤亦為未撫其事  
附見於當時若胡元之主中華元世運之丁極  
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綱既淪九法亦散第



已成混一之勢矧復延七八之傳故不得已大  
書其年亦未嘗無外夷之意末紀

天兵之征討實彰

帝業之輝煌汎掃腥羶之風復還禮樂之俗讓遊三  
年鬼方之伐威加六月獫狁之師此我

太祖高皇帝再闢乾坤肇修人紀巍巍功德高五帝  
而冠百王者也且賂等才不足以達經權之宜  
學不足以盡古今之變仰承

隆命愧乏良史之三長俯竭微勞已見星霜之再  
易總以四百餘年之事萃成二十七卷之書上

徹

經帙少塵

睿覽伏望

正大綱舉萬目隆

世道於亨嘉

興教化淑人心保

鴻圖於悠久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經筵講章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 至 敢不敬應

這是虞書益稷篇史臣記禹因帝舜有庶頑諛說之慮欲其遠著德輝求賢勸功以感人心的事禹是帝舜臣名曰俞哉者是以帝舜加威於庶頑諛說之言為然而有未盡然之意也帝是帝舜光是德之光輝大禹以為庶頑諛說之人與其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蓋德者感動人

心之本其光輝之所及宜無遠而不至不獨可以化頑愚諛說之人而且足以感萬邦黎民之賢是故大而蕩蕩無外之天下必使帝德之光輝無不逮有若日月之照臨焉遠而海隅蒼生之絕域必使帝德之光輝無不至無有彼此之間斷焉帝德光輝遠著如此黎民之賢孰不感慕由是星羅碁布之邦懷才抱德者皆有立於王朝之心分茅胙土之國佩仁服義者咸有為帝股肱之願或授以臣鄰弼直之寄或任以翼為明聽之官惟帝時舉而用之爾故曰至于海



云時舉敷納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衆  
庶也禹又以為賢者既已見用人君當有以察  
其心大凡有德者必有言能言者未必有德故  
必敷納以言以觀其蘊固有能言而行不逮行  
之逮者必著其功故又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果  
有功者既錫之以輅車乘馬復錫之以玄衮及  
黼所以厚其報也故曰敷納云云以庸人君於  
賢而有功者既厚其報如此將見天下之人皆  
曰下有賢而受上之賜我何敢不讓於善哉維  
庶頑讒說亦改其不善而為善矣天下之人皆

曰上以功而厚下之報我何敢不精白一心敬  
應之哉雖庶頑讒說亦改其不忠而為忠矣故

曰誰云云應臣嘗論之自古人君之治天下使

人變惡而為善者未有不本於已德之明也以  
帝舜之重華協帝其德未嘗不明登用元凱其  
賢未嘗不舉五載之內群后四朝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勸功之道亦未嘗不行也大禹因其有  
庶頑讒說之慮猶拳拳以是為言可見聖人之  
心德愈盛而愈不足功愈隆而愈未至此其神  
化宜民之妙有非後之能及也與伏惟



皇上弘天地之德漸民以仁化愚頑於四海修身以  
道來賢俊於萬方予以時亮天工予以隆長  
寶祚撫安一統垂拱萬年天下臣民不勝慶幸  
予視天下 至 柰何不敬

這是述夏書五子之歌第一章言國以民為本  
人君固結民心當以敬為本的意思予是五子  
自稱三失言所失者多也明是彰著圖是圖謀  
昔者五子作歌以戒其兄太康以為人君安危  
係乎民心向背民心向之則安背之則危人君  
能戒逸樂不遁聲色不殖貨利則得人心而為

天子雖四海之廣萬民之衆無不愛戴歸徃之  
矣人君若失法度盤于遊田溺于逸豫則失人  
心而為獨夫雖一夫之寡一婦之愚亦能勝乎  
我矣一失已不可矣况至于再再失已為多矣  
况至于三一人至于三失則民心之怨背豈在  
言之而後彰表之而後明哉人君之失彰著如  
此當何如以啻之誠以禍患之機藏於細微其  
始也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雖知者不能  
善其後故必豫謀之於事幾未形之時所謂圖  
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使禍患之機不生于心



危亡之失不見於事可也故曰予視天下云云  
是圖臨者蒞也朽者腐也六馬是指天子所乘  
之車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敬是心有恐懼而  
不敢有忽之謂五子之意以為民心無常去留  
靡定我之治之如朽索之馭六馬順其性則調  
良服馭而為我用亦猶我能順民所欲而民無  
不歸乎我也拂其性則驚蹶顛踣而為我患亦  
猶我之逆民所好而民無不叛於我也予臨兆  
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可畏如此為人上者  
柰何不敬乎故必戒謹于居上臨下之際而不

敢有或忽恐懼於寵綏四方之日而不敢有或  
怠可也如是可常厥德而保厥位故曰予臨  
兆民云云不敬臣嘗論之古昔聖帝明王之治

天下未嘗不興起於不見是圖之先而覆敗于  
見而後圖之日亦未有不以敬而成以忽而隳  
者觀於堯之欽明舜之溫恭禹之祗台德先湯  
之聖敬日躋當時四方有風動之休而萬邦有  
咸寧之効者本於此也至若苗之昏危扈之威  
侮則反是矣此皆萬世所當鑒戒者也伏惟

皇上聰明睿知文武聖神懋德建中隆唐虞三代之



治要敬

天法

祖得華夷萬國之歡心于以保

宗社於萬年于以馭臣民於四海斯世斯民不勝

慶幸

威克厥愛允濟 至 衆士懋戒哉

這是夏書胤征篇史臣記胤侯承王命往征羲和誓告軍旅欲其用兵之際當勉於嚴明而戒夫姑息之意克者勝也允者信也胤侯之意以謂軍旅主威威則人有所懼愛不主兵愛則人

無所畏故凡行師之際當使威勝於愛毋使愛勝於威威勝於愛則人知所懼而以令則行以禁則止啓其尊君敬上之心堅其舍生取義之志弱者以強懦者以勇是惟無動動則無不得其所歆而事信乎其有濟矣故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勝於威則人無所畏而驅之不往招之不來逆其好生惡死之情成其趨吉避凶之願強者自衛勇者自保是惟無舉舉則必不能有所濟而功信乎其無成矣故曰愛克厥威允罔功衆士是指胤侯所掌六師而言懋是懋勉戒是



戒懼胤侯又謂凡爾從我徃征義和之衆當知  
嚴明勝於姑息而有允濟之利必懋勉於威克  
厥愛使有諸已可也當知姑息勝於嚴明而有  
無功之患必戒慎於愛克厥威使無諸已可也  
故曰其爾衆士懋戒哉臣嘗考之兵法有曰畏  
我者不畏敵其即威克厥愛之意既畏我不畏  
敵則有以破敵矣此其所以允濟也又曰畏敵  
者不畏我其即愛克厥威之意既畏敵不畏我  
則無以勝敵矣此其所以無功也由此觀之後  
世善於用兵而知勝敗之所由者誠亦本於此  
也伏惟

太祖

太宗戡定禍亂則克愛之威隆於湯武撫安億兆則  
好生之德繼乎唐虞是以

皇上以聖繼聖威德兼隆於四海致謳歌朝覲之畢  
歸

宗社永固於萬年使華夏蠻貊之率俾臣民何幸  
生逢其盛

先王昧爽丕顯 至 啓迪後人

這是商書太甲篇伊尹勉太甲以先王成湯勤



於明德以行其政廣於求賢以輔其後的意思  
先王是指成湯而言昧者晦也爽者明也昧爽  
云者是言欲明未明之時不顯云者是言大明  
自己之德坐以待旦急於行也在昔伊尹誠恐  
其君太甲不能全盡君道致有忝於乃祖成湯  
故舉成湯之事告之歆其念聽之不忘也欲明  
未明未與物接之時志慮所未動也成湯恐有  
一毫私欲自累故於此時恐懼修省大明其德  
焉未與物接動作未形之際人之所易忽也成  
湯恐有一毫私意自蔽故於此際洗濯澡雪以

不顯其德焉然徒不顯其德而不見諸行事是  
為徒善不足以為政既大明其德矣由是不遑  
寧處坐以待旦推此德於事為之間惟恐四海  
蒙其休者有弗逮也形於寤寐措是德於設施  
之際惟恐生民被其澤者有或後也故曰先王  
云旦然湯之心以為吾能勤於修德以行其  
政安能使吾子孫亦皆孜孜為善不遑寧處也  
哉於是廣求賢才以為輔導之計夫俊彥者才  
德出眾之士其學明聖賢大學之道其心存忠  
信愛國之誠必歆本支百世宜君宜王非俊彥



不足以開其端必欲子孫千億為聖為賢非俊  
彥不足以導其至成湯知其然也是以廣而求  
之不惟求之於一國又必求之於天下使其子  
孫欲有謀焉賴之以開導欲有為焉資之以啓  
迪故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成湯為天下萬世  
慮至深遠矣宜乎伊尹以為太甲告也臣嘗論  
之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要在於修德用人二  
者而已前乎湯而君天下者唐堯也惟曰克明  
俊德登庸元凱卒成協和萬邦之休後乎湯而  
君天下者文王也惟曰克慎明德克用宅俊卒

成修和有夏之美堯舜湯文既皆不外此道則  
凡有天下者其可舍是而他求哉伏惟  
皇上以聖繼聖統御華夷法前聖丕顯待旦之勤宵  
旰不遑於寧處體

祖宗求賢輔後之意俊良咸遂於登庸克綏  
先王之祿於萬年未底蒸民之生於萬世臣等無任  
願望懇祈之至

若升高必自下 至 必求諸非道

這是商書太甲篇伊尹告太甲以進德致謹聽  
言的道理伊尹之意以為先王成湯之德固為



子孫者所當鑒視矣今王觀法先王豈可一蹴  
而至哉是故立愛必自親始由親親而後至於  
仁民愛物立敬必自長始由長長而後至於尊  
祖敬天辟之升千仞之高者必始於低下而後  
千仞可升行萬里之遠者必始於旁近而後萬  
里可至蓋言進德之序不可以躐等也故曰若  
升云通然伊尹之意又以為凡民之事人情  
所易輕也一日輕之或以貽千萬人之憂今王  
當思其難慎重而不敢輕兢兢焉如朽索之馭  
六馬可也人君之位常情所易安也一日安之

或以致千百年之患今王當思其危戒懼而不  
敢忽業業焉如臨履之遇淵冰可也然伊尹之  
意又以為人情孰不欲善其終特安于縱欲以  
為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  
而能善終者寡矣今王即政臨民之初其可以  
不致其謹乎故曰無輕民事云慎終于始雖  
然即政臨民之初所當務者固無不知苟或聽  
言不審猶未足以矯情之偏也是故鯁直之言  
人所難受也今王之於此言豈可遽以其達於  
心而絕之當揆之于理果有所合而利吾行不



文獻公集 卷之一  
可以不納焉。異順之言人所易從也。今王之於此言豈可遽以其遜于志而聽受之。當質之於道。果有所違而害吾治。不可以不拒焉。忘其言之逆順。審諸理之當否。則忠言謹論日陳於前。邪佞之辭無自而入矣。所謂有言逆云。非道者以也。伊尹以此五者欲太甲。矯乎情之偏。其忠愛之情何如哉。厥後太甲果能克終允德而無愧於先王。成湯延二十六王之傳衍六百餘年之業。夫豈外於此哉。仰惟

皇上聖由天縱。德與日新。制治保邦。常存亦臨。亦保之志。聽言納諫。允懷好問。好察之心。國家永保於萬年。治化長隆於四海。端在今日矣。

伏惟

聖明留意

任官惟賢才 至 惟和惟一

這是商書咸有一德篇。史臣記伊尹告太甲言。臣職所係甚重。用人不可不謹。的意思。官是泛指百官。有司而言。賢是德足以尊主庇民之賢。才是能足以修政立事之才。伊尹言凡百官有司。必得如此之人。而後可以委任。故曰任官惟



賢才左右專指輔弼大臣而言人是有出類拔萃非常之才德正已正人匡直之謀猷伊尹又言輔弼大臣必得如是之良而後可以備選故曰左右惟其人百官有司輔弼大臣雖有不同而其為上為下之職則無少異為上孰有過於輔成君德陳善閉邪獻可替否而不阿其意之所從朝夕納誨盡忠補過而惟引其君於當道必使君為堯舜之君而後為為上為德為下孰有過於澤潤生民簡稼器修稼政急乎農事養之以全其生謹庠序申孝悌明乎人倫教之以

復其性必使民為堯舜之民而後為為下為民所謂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者此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審於任人哉是故知人之難從古所病知其外不知其內知其才不知其德如是而任用之則小人或得以倖進雖曰為上而非為德雖曰為下而非為民故致難慎於任用之始聽其言而察其心因其表而究其裏使不用則已用則無不當其任人之才用萬有不齊長於此或短於彼用於始或疑於終如此而無所處則君子或由此而退足以為德



而無所施足以為民而無所措故必敦和一於  
任用之時隨其才而可否相濟信之專而終始  
如一使用不求備用則無不得其人所謂其難  
其慎惟和惟一者此也臣觀自古有國有天下  
者未嘗不以親君子遠小人為務蓋君子陽類  
用之則進其國於昌明小人陰類用之則降其  
國於幽暗是以伊尹之告太甲惓惓以惟賢才  
惟其人其難其慎惟和惟一為言然言防小人  
於任君子之前者蓋以小人進則君子無所容  
也厥後傳說之告高宗亦曰官不及私昵惟其  
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其亦有得於伊尹之意  
與伏惟

皇上續承大統撫御萬邦任賢不貳去邪不疑上侔  
德于虞舜其難其慎惟和惟一下邁迹于商宗  
宗社永保於萬年治化長隆於四海天下幸甚

王懋昭大德 至 能自得師者王

這是商書仲虺之誥仲虺告湯歆其能自得師  
以為修德檢身之本的意思王是商王成湯懋  
者勉也昭者修之使復明也大德者德之全體  
大用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仲虺之意



以為王今華夏以有天命所當務者豈有他哉  
是故寬仁勇知固天所錫之大德然非勉明之  
則未免為私意所蔽王當勉懋於已使之日新  
又新可也齊聖廣淵亦天所賦之大德也然非  
勉明之則不能無物欲之累王當昭明於已使  
之復其本然可也王既勉明大德于已則必立  
中道于天下如三綱五常之道必在我者無過  
不及而天下莫不取之以為法如萬事萬物之  
理必在我者不偏不倚而四方莫不視之以為  
則夫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豈聲音笑貌所能為

哉義者心之裁制事至物來必以義而制之使  
事物皆合乎宜禮者理之節文心有所向必以  
禮而制之使心志皆得其正如此則躰用兼全  
內外合德而中之道立矣中道既立則不惟可  
以為法於天下又可以垂裕于後昆將見本支  
百世莫不宜君宜王子孫千億莫不惟賢惟聖  
何莫非本於懋德建中之道哉故曰至懋昭云  
云後昆仲虺之意又以為是道也必學焉而後  
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未有舍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



故又徵以所聞古人之語謂之自得師者蓋欲  
成湯以貴下賤隆師好問真知已之不足人之  
有餘委心聽順而無一毫拂逆之意於其間也  
果能如此將見天命歸之人心戴之而爲大君  
於天下矣故曰予聞云云者王臣嘗觀之仲虺  
告湯惓、欲其懋德建中能自得師可謂能引  
其君當道矣厥後成湯顧諟天之明命昧爽丕  
顯果能懋昭大德肇修人紀克綏厥猷果能建  
中于民不遁聲色不殖貨利果能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學于伊尹而後臣之果能得師傳世三

十歷年六百果能垂裕後昆凡若此者謂非仲  
虺忠愛所致可乎伏惟

皇上聰明睿知聖學日新大德懋昭著光輝於八表  
中道建立垂慶澤於萬方

國家如磐石之安寧

宗社等軋坤而永久臣民不勝慶幸之至

商文毅公集卷之一終



商文毅公集卷之二

後學漢陽劉體元編輯

慈谿章有德校正

庠生吳有志徐鳳庭同校

奏疏

政務疏

題為政務事臣叨居

內閣慚無補報偶有所見不敢緘默謹述時政一

二上塵

睿覽伏乞



聖明裁度施行臣不勝俟罪之至謹題請  
旨

一勤聖政臣惟自人君總覽萬幾未嘗不以勤為  
本如堯舜兢業於一日之間大禹克勤於寸陰  
之下成湯坐以待旦文王不遑暇食而周書無  
逸一篇諄諄以逸為戒矧當災異屢見邊方弗  
靖之日正

聖君宵衣旰食不遑寧處之時是可頃刻而忘於勤  
哉所謂勤者非必下侵庶職惟在戒逸欲以率  
人法軋健以御下如各司章奏事無巨細悉經

御覽固已勤矣然而章奏之外豈無所當究心者  
乎何者為足國裕民之道在所當行何者為安  
邊禦寇之術在所當舉何者為賢才當任之而  
不疑何者為奸貪當去之而不容伏望

皇上日以數事詢於大臣謀及庶官或使口陳其說  
或令疏陳其事乞

賜裁度見諸施行如此則臣下有所觀感樂於趨  
事雖欲因循玩愒不可得矣

一納諫言臣惟自古帝王未嘗不求言為務堯  
舜詢於蒞菟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咈數聖



人者其德無以加其治無可議而猶汲汲求言  
納諫者誠慮夫處崇高之位逸欲易生非有忠  
言莫聞其實以其德所以愈盛而治所以不可  
及也下逮漢唐宋之君未始不以納諫而興拒  
諫而失若唐之太宗慚德雖多唯納諫一事高  
出近古用能彌縫闕失易亂為治史冊書之以  
為美談惜聽受之際誠偽相半至其晚年漸不  
克終是以不能無愧於帝王耳欽惟

皇上嗣位以來

詔旨丁寧凡政事得失民情利病許諸人直言無  
隱以誠帝王之用心太平之治其機端在於此  
伏望自今以後凡遇建言之人乞

賜優容所言可用即為施行如不可用亦不加罪  
及成化元年以後廷臣或因建言降調如羅倫  
輩乞

勅吏部查取量復職任如此則善言必進治道可成  
一儲將才臣惟自古及今未嘗借才於異代特以  
智勇之士或沉困下僚或棄置閑散才能未著  
人不見信為今之計宜做前代武舉之法必須  
儲養試驗於先庶可委任責成於後乞



命內外重臣會同總兵等官於在京各營各府各衙見操見任公侯伯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年四十以下二十以上不分帶俸等項數內精加簡選取其體貌雄偉筋力壯健言辭便利諳曉文墨之人或五六員另擇近便處所時常操練空閑之日令讀兵書講求方畧就於三營總兵官內委任一員帶管教習每歲一次會官考試如果弓馬習熟兵書通曉列為上等或弓馬雖熟兵書未通或兵書雖通弓馬未熟列為中等若二長俱無列為下等三歲三考其三

次俱在上等者都指揮以下遞陞一級都督以上量加俸祿二次上等者止通加俸祿一次上等并三次中等者平過三次俱下退令閑住三年之後依前考試照例賞罰如此則才識日有所進而將臣不至缺乏

一飭邊備臣惟禦寇之要邊城為急邊關次之照得大同宣府等處密通虜境軍馬宜多糧草宜廣若不預為處置一旦有警倉卒調遣近則緩不及事遠則人馬疲乏虛費糧賞訖無成功兵法所謂待敵者佚趨戰者勞是也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凡前項緊關城堡酌量添撥軍馬糧草  
增置墩臺器械設法隄備遇有聲息就便相機  
行事不必臨期調撥其山海鴈門關中如喜峰  
古北居庸白羊紫荆倒馬關口雖有官軍守備  
然各關所轄地方散濶多有山坡小徑可通人  
馬去處如往年達賊入境何曾經由正關率皆  
越關而來後雖差官修理誠恐歲月經久或被  
雨水衝塌或因樵採開通徒守正關賊至莫禦  
欲乞仍差能幹大臣一員前去督同各關守備  
官員帶領軍夫逐一挨踏何者小坡平漫可通  
上下即令剗削壁峻使賊寇不能攀援何者蹊  
徑可通往來即令壘築堅固使人馬不能衝突  
取具各該守備官員結狀後有疎虞罪及身家  
如此則邊關謹嚴內地人心不致驚駭

一汰冗濫臣見得吏員考滿剗帶聽選有經十二  
三年始得除授者中間多有衣食不給借貸于  
人貧苦無聊志意衰退將來授之以官委之以  
事何以責其廉介弗至侵漁於下執又患累積  
愈多聽選愈久數年之後濫冗之弊有不可言  
當道慮其冗濫也於是多方裁損授職之後曾



文獻公集 卷之二 五  
未幾時有以罷軟而去者有以老病而去者混  
及他途槩行屏黜彼貪酷不才孽跡顯著者固  
無足恠矣若乃中人以下之資民情必久而始  
諳雖歆假以歲月勉圖後功不可得矣夫歆流  
之清必先濬其源欲末之理莫若正其本慮官  
之多而不慎選於出身之際徒裁損於任事之  
後非良法也如蒙乞

勅該部今後吏員考滿仍照宣德正統年間事例而  
行則賢否不混而濫冗可革

一廣蓄積 臣切照各處預備倉所儲米穀本以賑  
濟飢民每歲官司取勘口數里老止將中等人  
戶開報其鰥寡廢疾無所依倚着實飢民一槩  
不報蓋慮其無力還官負累賠納之故臣思宋  
時朱子社倉之法豐年取息二分中年取息一  
分凶年無息止收其本數年之後息米不可數  
計此良法也今後各處預備倉飢民闕過米穀  
合無不拘豐年中年歲通取息一分有係鰥寡  
廢疾戶內別無人丁無所依倚之人俱照數闕  
給不必追徵將所收之息抵補其數抵補之後  
或有餘剩自作正數入倉如此非惟飢民得濟



而數年之後倉廩亦漸充實矣及訪得各處提  
調正官不行親歷展轉委付致使看倉大戶人  
等多生奸弊放支之際或和糠粃沙土薦草等  
項每米穀一石止得五斗六斗者有之及還官  
之時或刁蹬留難多收斛面或高估價值折收  
銀物名雖無息其實加倍今後乞令巡按分巡  
等官嚴督府州縣正官放收之際務在親行提  
調痛革前弊庶官無濫費民得實用

一崇聖道臣惟孔子道高德厚功亦造化故中庸  
稱其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反轉如四時之

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臣謹按歷代封號唐稱文  
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亦云至矣然至聖二  
字本中庸惟天下至聖言其德之盛也大成二  
字本孟子作樂者合衆音之小成而為大成言  
其德之全也但於道字或有所遺於中庸所稱  
有所未盡故元時加封詔云先孔子而聖者非  
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  
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  
也豈封號未盡於上律下襲故詔詞止及于祖  
述憲章也歟洪惟我



文毅公集 卷之二  
朝尊崇孔子遠過前代而封號仍舊豈非缺典臣  
愚欲望

皇上斷自宸衷於大成之上加封道配天地四字則  
於孔子之道德無遺中庸之稱述兼盡矣臣又  
思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諸賢雖我

朝增入從祀然皆未有封爵乞

勅禮部翰林院通行議擬

奏請定奪則儒道增光斯文章甚

一謹士習臣惟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孝弟  
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以正其心術十五入大學

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以明於體用此  
其教有次序故學有成效後世科舉之事立士  
無少長率留心於文詞無復有如古人之學宋  
文公朱熹慮風俗人才日趨於下也於是輯為  
小學一書以垂世立教元許衡嘗稱之曰小學  
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父母是誠幼學之軌  
範入德之門戶也臣照得今之府州縣學生徒  
率皆八歲十歲入居其中正係古者小學之年  
合無各處增廣生員不妨舉業俱令兼讀小學  
教官與之講解義理以啓發其良心提督等官



文獻公集 卷之二  
按臨之日兼令背誦講說以考察其實行庶幾  
學無躐等又古者射以觀德今各處學校俱有  
射圃其朔望習射已有定例但多視為虛文合  
無今後提督學校官按臨考課畢仍赴射圃閱  
諸生習射較其勝負加以賞罰庶幾射藝有成  
將來得用

### 邊務疏

題為邊務事臣切惟守邊一事最為今日急務近  
聞各邊操守官軍多係有名無實其故何也一  
則軍士寡弱一則衣食艱難夫軍士寡弱以戰

則不能衣食艱難以守則不固邊城有此二弊  
名雖為守實乃棄之今之議者皆以遣使為請  
而謂邊方之事似不可為殊不知天下之事未  
有不可為者特患失於姑息困於因循則事始  
不可為耳臣訪得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  
操守官軍在邊年久服習水土屢經戰陣自正  
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漫散赴京或因該管頭  
目帶領來京者一向資緣在京居住即目獨石  
宣府等處多係各處新撥并河南輪班官軍在  
彼操守且輪班官軍既無室家可恃又無田地



文毅公集 卷之二  
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為久遠之計難矣  
若

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聽令各軍巧立遊擊等  
項名色將前項官軍占留在京不行發遣則邊  
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前件如  
蒙

准言乞

勅兵部即將口外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正統十  
四年以前原操守官軍見在京居住者逐一查  
究并其家小盡數發去口外各該地方照舊住

種操守不許各官仍前巧立名色占恠阻當遣  
者治以重罪或有言前項官軍善戰合留在京  
操備者此不知輕重之論蓋京師百萬人馬縱  
得前項官軍不見其多不過跟隨各頭目營幹  
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可以  
禦賊寇可以使其成家立業為久遠之計其為  
益豈不大哉惟

陛下不惑群議斷然發遣則邊境得人而藩屏自固  
矣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除屯田軍士地畝  
已有定額外其守城守關軍士多無田地耕種



推原其故蓋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之家將口  
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以次空閑  
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叅將并都指揮等官  
占為己業每歲使軍夫耕種收利肥己其守城  
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種雖有餘力亦無近便  
田地可耕即目守邊緊急在京官員雖不能役  
使口外軍夫但庄田尚存未免占奪軍民之業  
而彼處親臨管軍頭目尚有占種田地數多私  
役軍夫撮借官牛等項其弊仍未盡革若

朝廷失於姑息安於因循不即將前項田地撥與  
各城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由足給而邊城愈見  
空虛前件如蒙

准言乞

勅戶部選差能幹官員分投前去大同宣府懷來永  
寧等處會同各該都御史御史等官將在京官  
員應有庄田并彼處勢要之家占種田地盡數  
分派與附近軍民為業若係原起科田地亦須  
酌量從輕起科仍乞

勅各該鎮守總兵等官將各城堡軍士分作二班每  
上班六日令其照例操守下班六日盡數督令



耕種俟收成之後併力備禦仍禁革管軍頭目不許多種田地如此則軍士之衣食自給而民間之轉輸可省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祐皆已行之明效大驗著在史冊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若有言前項功臣等官不可以無庄田則或于腹裏遠處地方量宜撥換口外之地決不可聽其置作庄田侵損守邊軍士有誤

國家大計實為不便臣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荆倒馬一帶關口官軍怯弱關內人民不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紫荆倒馬等關係在京撥去輪班官軍衣食不足全無固志賊寇若來不過為逃走之計耳此事屢有人言而本部未即施行者其意蓋謂京師根本之地宜留保定等處精銳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為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為下策何也若邊方失守則關隘緊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



文毅公集 卷之二 十二  
流移人心搖動變故百端縱有京師軍馬虜寇  
在遠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頭目利保定  
等處官軍供給柴草因此占留若果有此尤為  
不可前件如蒙

准言乞

勅兵部將保定真定等處在京備操官軍發回附近  
各關口定立班次永遠操守如有不敷於附近  
衛所遞相撥補却將見在各關輪班官軍盡數  
取回在京備操如此非惟兩免重支口糧抑且  
邊關得人而京師鞏固雖有千百也先亦何足

慮凡前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為切要但恐于人  
情有碍伏望

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招撫流移疏

題為招撫流移填實京畿事臣聞河南開封等府  
并南直隸鳳陽府等處地方近年為因水患田  
禾無收在彼積年逃民俱各轉徙往濟寧臨清  
等處四散趁食居住中間有係正統十四年以  
後山西并北直隸真保定等處軍民被達賊驚  
散逃移未久及原籍見有田產之家雖已陸續



回還復業其正統十四年以前逃移在外年久  
軍民及陝西山西所屬艱難州縣并口外地方  
及原無田產之家俱不肯復業流移轉徙動以  
萬計近聞各處有司遇有外縣逃民到來一切  
驅逐不容在境潛住若果能驅令復業固是美  
事但恐前項艱難地方及素無產業或係在外  
逃匠囚犯等項寧死道路不願復業之人被所  
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至失所不無激  
變及今水患已息仍慮逃回河南鳳陽原處地  
方居住異日雖欲再行招撫必不肯從去留之  
機實係於此不可不慮臣切照畿內順天等八  
府所屬計一百三十餘州縣所在除官府草場  
并官員庄田及軍民見種田地不計外其餘多  
有拋荒并空閑無碍田地如蒙

勅戶部計議出給榜文遍行山東等處逃民聚集之  
所張掛曉諭前項逃民有志復業者即令復業  
其不願復業無所依歸之人許令於順天府等  
八府所屬州縣分投從便居住有司照名撥田  
設法賑恤其寬恤等項榜內有當開寫者悉照  
本部節次奉



准事理明白開寫曉諭施行一面行移各府巡撫  
 巡按等官督同各該有司遇有逃民到來即令  
 報名在官酌量鄉村廣狹田地多寡四散安插  
 如某州田地數少逃民數多則發遣於有田州  
 分住居某縣田地數多逃民數少亦須將別縣  
 逃民遞相分撥或某州可安插千人止留五百  
 人某縣有田千頃止撥五百頃蓋人少易於賑  
 恤田多以備後來其口糧種具等項或暫借官  
 儲出給或勸令富民假貸俟有收成之日照數  
 追還俱聽巡撫巡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  
 仍尋常往來撫綏及時勸課俟三五年後生計  
 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然後計戶定差度田  
 出賦清軍勾匠隨所設施合新附之戶籍增舊  
 收之版圖強本安邦莫善於此緣係招撫流移  
 填實京師事理未敢擅便謹具題

知伏候

聖裁

辭召疏

題為謝

恩乞

文獻公集 卷之三 十四



文毅公集 卷之二 十五  
恩等事臣係浙江嚴州府淳安縣人由進士正統十  
年三月欽蒙

英宗睿皇帝除臣翰林院修撰正統十二年同陳文  
充

經筵講官正統十四年八月同彭時入

內閣辦事歷陞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天順

元年正月被奸臣石亨等誣陷

欽蒙原籍為民茲荷

皇上特旨取臣赴京復臣原職內閣辦事

恩命下臨兢惶無措竊念臣器非遠大質本凡庸起

自書生粗知章句立志期於君子存心慕乎古  
人誤蒙

先帝大恩擢居進士首選歷官近侍慚無補報後遇

先帝復正大位臣與高穀首蒙

召命慰諭再三令臣照舊辦事豈期權奸忌嫉亟

肆擠排造成無根之言加以不明之罪上賴

先帝素知臣愚特從

寬宥放歸田里俾遂優閑十年之間杜門省過以

禮義率鄉里以忠孝訓子孫詠歌太平以終餘

年臣之分願止於如此茲者伏遇



皇上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察臣冤抑知臣可矜起之  
廢棄之餘復置清華之地榮幸至此感激何如  
固宜罄竭犬馬之誠用答

軋坤之造但念臣虛名過實本無適用之能未老先  
衰當知止足之分若不揣已力貪冒

寵榮循至曠官罪將焉追伏望

皇上俯鑒愚衷

曲垂矜憫容臣山林佚老吠晦終身庶幾上不負  
於

聖明下不妨於賢路

陛下始終成全之德如天如地臣當結草啣環以圖  
補報於萬分之一臣無任感  
愆俟罪之至謹具題以

聞

成化二年三月初四日奉

聖旨

先帝已知有枉朕今擢用爾亦據忠辦事不准所辭

自陳疏

竊見昨者

上天垂戒



聖心憂勞勅諭群臣修省改過靜言思之臣等之過  
尤重其玷累

聖治尤多益自

祖宗以來設置內閣之臣所以備論思典命令勸勉  
聖學與聞庶務以助成太平熙皞之化良有在也伏  
惟

皇上聖性高明可以比仁義於堯舜並勇智於湯武  
而臣等才業問學殆不及後世之良弼無以贊  
助萬一言乎備論思則不能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如魏徵之犯顏敢諫俾其君致貞觀中年斗

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之富足是以黎  
庶數多貧困言乎典命令則不能宣布

聖天子威德之烜赫睿思之精微以鼓動四方如陸  
贄所草詔書使河北叛將讀之歸命山東父老  
聽之感泣是以夷狄猶或崛強言乎勸勉

聖學則經筵講讀不能如程正叔之辭嚴義正范祖  
禹之色溫氣和使

聖聰樂聞不厭是以日就月將之功猶未至極至于  
預聞庶務則未嘗見賢必薦如崔祐甫而用舍  
之際未合人心未嘗遇事必行如張九齡而處



文獻公集 卷之二  
置之間未愜輿論是以四海九州之廣猶未咸  
寧蓋有其

君而無其臣所以不能致治而感動

天变也推原臣等不堪其任若此允宜罷黜或退就  
閑散或放歸林泉然後

皇上別簡賢能如古之諸臣者來居內閣以毗益大  
猷庶幾

天眷永固自無災異之來

宸慮少寬免臻宵旰之念謹具奏

聞奉

聖旨卿等職居輔導朕方倚託調燮遽乞退閑不允

所辭

三乞休致疏

題為乞

恩罷職事臣近因失謹感冒致疾方調理間本月二  
十日忽見錦衣衛當

駕官來家

宣喚甚急臣扶病進至

左順門該太監許安等傳

旨諭令臣入內閣辦事臣以前病未痊行走乏力當



乞附

奏容臣調理臣竊思近年四方水旱田禾不登人  
民飢窘燕近日

天象垂戒西賊未寧此誠多事之秋上勞

宸慮不遑暇食是皆臣下失職輔導無狀所致雖言  
者論臣景泰中事誠如

聖諭不得其實然謂災異由臣所致其言未必非是  
况除舊布新更化善治以消天變以蘇民困此

正

陛下軋網奮發勇於有為之時不宜徒示姑息遏抑

人言若是請乞罷臣之疏不行則其他言者所  
請有關於時政之大者亦恐未必皆行雖欲弭  
災其道何由况臣衰朽之餘德不足以格

君才不足以立政妨賢誤事自知甚明叨冒  
寵榮實所不忍伏望

皇上早回

聖意特賜睿斷將臣罷歸田里以應除舊布新之象  
然後與在廷文武大臣講求凡政務之間善者  
行之必力不善者改之勿吝使庶事修明無罅  
隙之可議則災異自息



文獻公集 卷之二  
福祿自来萬、年太平之機端在於此臣煩瀆  
聖明不勝殞越待罪之至謹具本令義男親齎具  
奏以

聞

成化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欽奉

聖旨朝廷脩舉政務自有次第卿宜速出效用不許  
故違

乞優容言官疏

題為乞

恩優容言官事近該科道論臣景泰中事所言不實

已蒙

皇上聖斷臣自揣年力衰邁學識短淺委的無益於  
事無補於時累乞罷歸田里以弭人言蒙

皇上容留面奉

玉音諭之至再臣不敢復有所請方求勉竭駑鈍以  
報

大恩不意言官又行煩瀆誤犯

天威臣聞此事愈增愧慚措身無所竊惟

朝廷設置科道糾舉彈劾乃其職分緣林誠等俱  
係新進歷任未久未諳



憲典雖言論失當原其初意亦欲效職若因而加罪非但臣心不安亦於

國體未便昨者臣於乞罷之際畧辨往事一二未嘗一語及於言官之非者亦知彼之職分當為况臣嘗以開廣言路為言

皇上不棄蕩菟即加采納言事之臣復得收用今一旦因論臣事而言者受責臣又默不以言是臣徒能以正道勸

陛下而不能以正道自處於公論何方今天象示譴四方多事此正求言如渴之時切恐將來

以言為諱則

國家政務闕失尤有大於此者孰肯為

陛下言哉伏望

皇上廣天地之量俯賜優容曲加保全非惟言者之幸實天下之幸臣干冒

威嚴不勝悚懼待罪之至謹具題以

聞

辭免陞官疏

題為辭免陞官事今日得吏部報節該奉

勅陞臣本部尚書兼職如故仍舊辦事者



寵命自天措躬無地緣臣一芥草茅官至三品榮  
幸已極慚無補報每懷弗寧近因

天象示警四方多事省躬念咎愈增憂畏數日以來  
飲食少進幾於成病誠恐一旦身先朝露無以  
報

陛下大恩為天地間一罪人以此為懼耳豈意衰朽  
之餘復蒙遷秩之

寵伏望

皇上收回成命容臣仍舊職辦事少圖報稱倘未即  
死數年之後或頗有勞效可觀彼時陛臣一職

尚未為晚今茲

恩命實不敢祇受臣冒瀆

威嚴不勝戰慄待罪之至謹具題以

聞

修省疏

題為修德弭災事昔漢臣董仲舒告武帝有曰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  
乃先出災害以謹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  
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  
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斯言也古今以為名言



文獻公集 卷之二 二十三  
茲者彗星見於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謹  
告警懼之意至矣仰惟

皇上憂切于心戒諭群臣同加修省是能體

上天仁愛之心而欲修政以弭之也其時政得失生  
民利病諸文武大臣已條陳上達矣然德者政  
事之本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孟軻曰君正莫  
不正蓋正萬事必以正君心為本臣備員近輔  
無以少裨萬一實深愧懼謹采修德安民大要  
條陳如左

一曰正心術夫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正者二

帝三王聖賢之道也邪者佛老異端之教也自  
古人君崇正道者無不安享治平之樂惑邪教  
者未有不致危亡之憂載諸史冊歷歷可鑒臣  
等仰惟

皇上聰明聖知豈不知所決擇而頗留意佛事者聊  
以試之非誠信之也然外人聞者竊以為議謂  
內府一次修齋街市一次騷擾中間委曲誰敢  
直言行之不已漸失人心伏望

皇上留心聖學毋信異端以正本原減去內府脩齋  
如遇節令止循常例于在外寺觀舉行可也脩



德應

天之本莫先於此

二曰謹命令夫王言如綵其出如綸言命令之出不可不慎也伏聞

祖宗以來凡傳

旨意必專任人如此則責有所在事無虛偽近來

聖旨行于光祿寺內府各衙門者傳奉不一政出多門人得詐偽將來之弊有不可言伏望

皇上今後斟酌事體可否如有可行必令司禮監傳旨庶幾命出於一事有可稽而無弊矣

三曰親接見夫君天也臣地也天地之氣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臣之道何以異是往古事鑒不敢枚舉惟我

祖宗列聖在位未有不接見大臣議論政事者君臣情通政是以和今

皇上視朝即退端拱九重不一接大臣於便殿天下軍民利病何由盡知豈以首出庶物自能洞察四方邪抑以臣下庸劣不足與議也如臣才疎識淺誠不足以備顧問在廷大臣豈無一可伏望



文獻公集 卷之二  
皇上自御便殿或三二日一召文武大臣忠直有識者面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民之休戚或訪人才之賢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有疑於心必詢於衆聽覽日熟未必無少補益

四曰慎賞罰夫賞罰二者人君治天下之大柄也賞當功罰當罪則人心服一有不當則人心不服故欲服人心莫先於慎賞罰慎賞罰尤莫先循舊章守成憲近者道路傳言謂賞典太濫近幸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無功而冒官職者衆以非舊典所有也用刑太深有法不該充軍而充軍者有罪不至死而死者此非成憲所宜也伏望

皇上節賞慎刑惟舊典成憲是循是守使人無偏私枉濫之議則公道彰治法正矣

五曰納諫諍夫日有萬幾而事有萬變非兼聽博采何由一一當理是故伊尹以從諫弗咈美成湯傳說以從諫則聖望高宗而後世之稱賢君亦必以聽言納諫為首事也伏望

皇上以古之聖主明君為法虚心屈已聽受群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有當理即賜施行如



此則官賞政刑不致乖失而下情得以上通天  
下利害軍民困苦皆得聞知而又安常治之道  
在是矣

六曰勵官守書不云乎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君臣  
一體也今五府六部等衙門非股肱之職乎給  
事中御史非耳目之司乎股肱舉動合宜耳目  
聞見不謬則元首尊安為成人矣但今成平百  
有餘年文恬武嬉事多因循究其弊端難以枚  
舉大槩主於奉承

上旨而嫌於違覆或直行己意而不加斟酌是以其  
事不便於軍民者多矣有識者徒能竊議而不  
敢公言意謂目前苟安懼煩瀆也豈知今日下  
人愁怨感動天變如此之甚乎伏望

皇上戒勵各官慎修厥職今後令職股肱者凡遇事  
有不便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行下結怨于民司  
耳目者但有事為民厲官為民蠹者即便舉奏  
毋徇情容隱務使庶官變因循為奮勵各舉厥  
職興起事功然後政善民安可冀也

七曰恤軍民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以不易之  
言也然軍出力以衛民、出賦以供軍、民相



資邦本乃固近來管軍管民官員罔體

朝廷愛養軍民之心因公科歛弊出百端軍民窮困日甚一日若此者天下皆然而畿內尤甚何也以差役煩重而又無所資以為生也舊日牧馬草場積年開種田地今多為有力者侵占故馬死而罪責至地少而衣食窘懷憤蓄怨非一日矣伏望

皇上命該部清理三營草場使官軍便於牧放減退勢家庄田使百姓便於耕種以資生理其各處衛所府州縣官有巧立名色或謂措辦或謂區

畫或謂罰贖或謂勸借等項科歛陪尅軍民財物者乞令都察院嚴行禁治毋令恣意朘削以致下人困苦歸怨於上如以軍民各得其所而邦國永寧矣凡此七事實出輿論言之似若違忤行之必有裨益蓋天之視聽在民民心感悅然後天意可回憫、愚衷實在於是伏望

皇上鑒除舊布親之象斷自

聖心力行新政以正心為修德之本以餘事為修德之助德修於上則群臣咸知感激效職而安養軍民之政次第可舉行矣轉災為祥莫切於此



晏嬰曰君無違德何患于羣此之謂也臣不勝  
悚懼之至謹昧死上言

文毅公集卷之二終



